

礼乐志
刑法志
食货志
郊祀志上

22—25_上

禮樂志第二

漢書二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監本於此卷脫注尤多今並從宋本補

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

師古曰斯須猶須臾

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

樂之情

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它皆類此

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師古曰稟謂給與也

聖

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已通神明立人

倫

師古曰倫理也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是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

補注錢大

昭曰別漢紀作心先謙曰禮記經解云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其上文言朝覲喪祭鄉飲酒皆志所取裁則此文當作男女之別明矣妒忌以情言疑別與情誤倒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

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

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正人足已副

其誠邪人足已防其失師古曰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

淫辟之罪多孟康曰苦音監夫婦之道行監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

監謂不堅固也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

亡鄭注曰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云

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卽行監唐律雜律曰諸

緇布之屬有行監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不正

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爲行與聶氏胡剛反爲行

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

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

則夫婦之道行監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監而淫

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顏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

惡之苦古正讀如監食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監不攻嚴也

是也而小顏彼注又讀爲甘苦之苦矣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

辨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本孟注無道字

亂而爭鬪之獄蕃師古曰蕃亦多也音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

薄而背死忘先者眾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補注宋祁曰祖考下添也字朝聘之禮廢則

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

補注先謙曰自故婚姻至此取經解爲文而略有刪易

故孔子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善古善字

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善吉也从誚从羊善篆文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已行之刑已防之

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矣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樂已治內而爲

同

李奇曰同於和樂也

禮已修外而爲異

李奇曰尊卑爲異也

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

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

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

師古曰見謂彰

顯也補注沈欽韓曰儀禮之坐皆跪也

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

弦

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筦字與管同

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

不流其聲音

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溢於音聲也

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節人爲貴樂以和人爲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

補注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先謙曰官本鐘作鍾

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

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

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補注宋祁曰景德本循行作修行王者必因前王

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王者下提行陳浩云自六經之道至之謂也統論禮樂大致自王者必因前王之禮以下則禮志本文

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本文也自今海內更始統論禮樂以結前文監本畫段不明今遇起處另提行寫順時

施宜有所損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即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

於二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為之制曲為

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補注王念孫曰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為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為之防威儀三千也禮

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主術篇曰不

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為之制為之謂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

之防相對為文則曲非委曲之謂師古曰泱泱也治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

教化浹洽師古曰浹徹也治民應劭曰囹圄周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囹守也故

空虛四十餘年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囹音來丁反囹音牛呂反補注王念孫曰小類分囹圄為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囹圄所以禁

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囹圄為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

圜為獄訓。圜為守也。圜之言令。圜之言故也。說文曰：「故禁也。」廣雅曰：「令，故禁也。」是圜。圜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圜。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圜，牢也。圜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圜，領也。』」圜，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圜為二義。又案說文曰：「圜，獄也。」又曰：「圜，圜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圜字本作圜。說文又曰：『圜，守之也。』」此自訓。圜為守，非謂圜。圜也。小顏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

郁文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章貌。

學遂已。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

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無暇也。猶命叔孫通制禮儀，曰：「正君臣之位。」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

傳高祖說而歎曰：「師古曰：『悅。』」吾乃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曰：「通為。」

奉常遂定儀法。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補注。」先謙曰：「通傳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

論著也。事在惠帝立復為奉。未盡備而通終。師古曰：「補注：王應麟曰：『叔孫常時官本則作即，即則字同。』」

曹褒傳云：「章和元年正月，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齊

召南曰：「案通定朝儀及宗廟儀法，具載本傳。史記禮書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

變改爲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不知何所據也通所撰禮制後世罕見惟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贊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似其書尚有傳者不可解也至文帝時賈誼曰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

義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

期會爲故

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曰文案簿書報答爲事也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誼傳作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此刪節其文耳廣雅釋詁故事也顏訓故爲大事則非補注先謙曰誼傳作俗流失案流溢卽淫佚恬而不怪
師古曰恬也流與淫溢與佚字訓並通失則佚消文耳恬而不怪
師古曰恬安也謂心

已爲

曰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言正當如此非失道也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道

師古曰鄉讀曰嚮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

有序六親和睦

如淳曰六親賈誼書曰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从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補注先謙曰

六親辨見誼傳

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

壞

師古曰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

爲作也

百姓素樸獄訟衰息

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

迺草具其儀

師古曰草謂創立其

事也它皆類此

天子說焉

師古曰說讀曰悅

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師古曰舊說呂為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

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當謂周勃

灌嬰也補注先謙曰案不修則壞以上皆誼為梁太傅後所上治

安策中語漢興以下則誼為中大夫時事志因其前後意議相

同而統

至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呂興太平

師古曰服

謂衣服之色也補注周壽昌曰英雋趙綰王臧也事見武紀禮書

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

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

會竇太

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云

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

補注

錢大昕曰案仲舒對策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四百言王吉

疏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百五十餘言司馬遷言李陵事已

見遷傳而陵傳又載其文百五十言元帝初元二

年地震下詔已見本紀而翼奉傳又載其全文王者欲有所為

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

大夏而曰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曰

大夏而曰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曰

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

下而時出佐陽

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臧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

者承天意曰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曰治世猶陰

之不可任曰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

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

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行禮養老之處也

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

補注先謙曰兩已字官本皆作以以已字同

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

補注先謙曰此與下一歲之獄

以萬千數乃三策對中語餘皆初對文也

至周末世大為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又

益甚之自古曰來未嘗曰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

師古曰濟益也補注

王念孫曰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仲舒傳補

習俗薄惡民人抵冒

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

恥不畏懼也抵音丁禮反

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

下而詐起一歲之獄曰萬千數如曰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

師古曰俞

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
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字

辟之琴瑟

師古曰辟讀曰譬

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

故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

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臨政而

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

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

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

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

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時時而一出難常遇也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

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已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

通行者也已意穿鑿各取一切

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

是已詐僞萌生刑罰

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

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

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言曰仁道治之皆得其性則壽考也域界也補注王鳴盛曰濟字本傳同詩朝濟于西又南山朝

濟濟與濟通也監本改濟非先謙曰官本作躋躋同濟不通濟王說非濟義較長

則俗何曰不若成康壽

何曰不若高宗

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

補注王念孫曰案古文尙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尙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尙書也小顏不見今文又未參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小顏云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上不納其言吉曰病去至成

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

議者曰爲譴祥

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

容

師古曰攘古讓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讓援臂也曲禮云左右攘辟鄭注讓古讓字然則揖讓字古作攘

謙讓字古作讓讓臂
攘羊字古作攘歟
曰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

不能具禮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為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
禮曰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

過而養人也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
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

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曰刀削簡

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曰筆就而書也補注沈欽韓曰孔子世家文
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

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閒小不備因是絕

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

失莫甚於此補注先謙曰下大不備三字誤衍或古惑字通鑑不重三字或作惑是所見本不誤漢紀刪或莫甚焉備下加也字亦

不重三字
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舍廢也

且教化所恃曰為治也刑法所曰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

助非所曰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及
至

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

人性所常行之也補注宋祁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

漸漬惡俗貪饕險詖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不示

呂大化而獨毆呂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毆與驅同故曰導之呂禮樂而

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

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呂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補注先謙曰官本雍作雍案行長安城南師古曰行

音下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呂定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

更反就而崩羣臣議諡引為美謂之成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因呂篡位

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改定京師于土

中師古曰謂都洛陽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師古曰給足也

言家家皆足迺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李奇曰明躬行其禮宗祀光

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

漢直呂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母常人行禮乃置師古曰鄭
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
曰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說在獨斷內且
謂俗書嫂作嬭證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據疑非邕言先謙曰
母常人行禮官本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
作每當大行禮

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簣

止吾止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匱者織草為器所曰盛土也
言為山欲成尚少一匱之土止而不為則其功終已不

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喻也辟讀曰譬

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

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

法家又復不傳

補注劉攽曰法家當屬上句先

謙曰劉說非也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理官者掌刑法之
官法家者習刑法之家也官書無臧於私家之理特禮儀以臧在

理官而法家又無講習之者故不傳耳

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

師古曰寢息也補注王先

慎曰民臣疑本作人臣唐避諱政民為人此又回改之誤耳先謙
曰後書曹褒傳章和元年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蓋固後迺得之衛宏撰舊儀亦在班氏前是民臣非無言者作志時並未見耳

又通沒之後河

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

河間獻王所輯合樂記共二百三十餘篇耳疑五百誤也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曰及天

子說義又頗謬異補注先謙曰藝文志言禮古經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愈后倉等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與志文相證合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寔曰不章師古曰樂

者聖人之所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樂者下提行而可曰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易師古曰易音弋鼓反補注宋祁故先王著其教焉師古曰著

也明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

術形焉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是曰纖微癢瘁一作之

音作而民思憂師古曰癢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補注劉攽曰樂聲無癢瘁當依禮讀為噍殺錢大昕曰樂記作志

微噍殺之音鄭氏解志微為細似曲當依此文作纖纖與識字形相涉而志又識之古文遂譌為志耳衰殺聲相近較之瘁字為

長聞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師古曰闡廣也諧和也嫚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鼓反麤厲

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師古曰麤厲抗厲也猛奮發揚也麤古麤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下有作字引宋祁

謙案宋說有誤文當是姚本改古作或字耳廉直正誠之音作而

民肅敬寬裕和順之音作而民慈愛

師古曰裕饒也

流辟邪散之音作而

民淫亂

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亂也下

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

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

師古曰稽考也

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

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

師古曰集謂聚滯也

剛氣不怒

柔氣不懼

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師古曰暢通達也

皆安

其位而不相奪也

補注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

足已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

氣得接焉

補注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補注先謙曰自樂者先王之所

樂也至此皆用樂記而微刪易其文

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已教化百姓說

樂其俗

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樂音來各反

然後改作呂章功德易曰

先王已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已配祖考

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

王者作樂崇表其德大薦於天而呂祖考配饗之也

昔黃帝作咸池

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

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

英

師古曰馨音酷補注齊召南曰案六莖五英此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英者周禮疏引樂緯曰顓頊之樂曰五莖帝馨之

樂曰六英又元結補注古樂歌亦作五莖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

六英先謙曰廣雅釋樂莖作經英作猷堯作大章舜作招師古曰

韶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古樂篇帝堯立命質為樂乃拌五弦之

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令質修九招六

列六英以明帝德案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又云大章咸池

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關之或作大卷二注不同據

孔賈疏云咸池黃帝之樂堯增修之至周謂之大咸大章堯樂至

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夏本紀於是禹

乃興九招之樂蓋禹作夏湯作漢師古曰漢音護補注先謙曰古

舜樂禹復修之禹作夏湯作漢師古曰漢音護補注先謙曰古

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為大漢武王作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

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武王作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

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

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

其武也文王世子下管象注補注周武王伐紂之樂明堂位注象謂

周頌武也獨斷云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

也維清亦稱象者以其同為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案毛傳維清

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武王時但有

舞周公作維清之詩歌以奏之美文王之樂也傳又云武奏大武

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此則樂歌樂舞並周公所作以美

武王詩詞可證然則歌維清之詩以祀文王則用武王所作之象

舞歌武詩以祀武王則用周公所作之大武舞故舊說謂象即武